

## 紅塵記

虞丰園

江南的雨是下不完的，就如這場午後的雨，下得不緊不慢，帶着開玩笑的姿態閒閒地向淩漫惜淋下來，油紙傘低垂，傘下的淩漫惜攏着裙角，只盯着自己紅色高跟鞋的鞋尖，眼光直直地順着前方反光的青石板望過去。丫頭琥珀慌慌地拿傘去遮着她的少奶奶，不讓被風吹進來的雨絲打濕淩漫惜的浣花緞旗袍。

漫惜覺得這條她走了十幾年的青石板突然變得又冗長又狹窄，兩邊的灰色房子直逼過來，把她逼得小一點、再小一點。

進了屋，丈夫蘇紹安正靠在搖椅裏翻着報紙，腿上蓋了一床灰鼠毛毯子。那搖椅本是漫惜父親的，為了漫惜二人來，就特意搬了來。紹安不習慣江南陰霾的天空，在房裏開了燈，橘黃色的燈光打在紹安的側臉上，虛實難辨的曲線直接伸進小襖羊羔絨的裏子裏，他的眼皮低垂，燈光打在上面有了一層毛茸茸的質地，如此的模糊，讓漫惜無法在紹安臉上聚焦，反倒有了一種奇異的安全感。她走進去，卻發覺她的腿在抖。她連忙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，一隻手按在腿上，一隻手按在冰冷的綠色玻璃板上。玻璃板底下是她小時候的照片，那些灰色的幼童、黑色的麻花辮子、象牙白的布褂……她的手在那些人像上抖，碧玉鐲子「磕托磕托」地叩着玻璃。紹安抬頭了，她看見他的眼睛了，從金絲邊眼鏡後面，一眨一眨地看着她。紹安的目光彷彿在向漫惜要一個答案，令漫惜毫無回寰之地。漫惜下意識地去端詳玻璃板下的那些照片，在端詳數年前的自己。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應該為徹底修煉成一個豪門少奶奶而滿足，還是應該為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那份單純而悲哀。她想竭力掩飾她的惶恐，然而她的惶恐無處遁逃。

「紹安——」漫惜的聲音依然有些抖，「我們回北平罷。」

紹安輕輕吸了一口氣：「你真的要走？」

「我們回去罷、回去罷！」漫惜覺得自己簡直在哀求。那一瞬她覺得自己無比渺小、無比卑微。她痛恨這樣的自己。好像北平的公子們養的八哥兒，總是重複地說着要麼討人喜歡、要麼惹人煩惱的話。

紹安似是習慣了這樣的漫惜，也不加追問，說道：「既然你決定了，那麼明天我就打電話回去。」

漫惜終於安靜了下來，她努力地掀動嘴角，彷彿想要說些甚麼，可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說甚麼。她發現自己將要說出的幾乎是「謝謝」了，於是她趕緊閉牢嘴巴。

漫惜走得急如星火，如同逃命一般離開了娘家。她在上火車以前一直是惶惶然的，坐在火車的小包廂裏，她仍舊陷在雜亂無章的思緒裏，她實在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麼了。紹安並非沒有看出她的異樣，但是在他和漫惜生活的這兩年中，除了給長輩請安、叫早餐水粉牌一類無關緊要的瑣事，他是不會主動去引起二人的話頭的。這已經成了一個兩人心照不宣的習慣，如今即便他想說甚麼，也不懂得如何開口。紹安有些地方像個大孩子，本是一份不諳世事的單純，甚麼樣的心態都擺在臉上，本應是討人愛的一點，卻叫人無端端地生出些失望和恨意來。比如漫惜恨他的不解人意，恨他的自以為是和想入非非。但現在說這些是沒有用的，她從來不指望紹安能多望她一眼——任何一個女人都有這樣一種渴望被重視的心態，哪怕她對這個人沒有甚麼感情。

漫惜在這一刻突然生出了一種念頭——她只有他了。這真是蝕骨的悲涼。

火車到站了，漫惜提前換了一套月白蟬翼紗旗袍——這陣子北平的天氣真正地暖起來了。琉璃提着漫惜的箱子走在前頭，有根和琥珀攜着大大小小的箱子拖在後頭。琉璃眼尖，一眼便看到了蘇家的人，回頭向漫惜和紹安道：「少爺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在那邊呢！」話說着，二少奶奶吳蓮湘也看到了漫惜一行人，便帶着丫頭玲瓏快步走了過來，身後跟着幾個粗使老媽子和男僕。蓮湘一件金魚黃的縐綢旗袍，肩頭搭着翠藍洋紗披肩，濃墨重彩地如旋風般颳過來。

「三弟，三妹妹。」蓮湘拉過漫惜的手，端詳她：「呦，越發地瘦啦！」漫惜笑道：「二嫂說笑了，才多少工夫，哪兒那麼快就瘦了！」蓮湘笑着，一面招呼玲瓏來幫忙提行李，一面碎碎地問東問西：「三妹妹身子怎樣，有沒有不舒服的？哎呀，這天氣！說熱就熱起來了，還是三妹妹會穿衣裳，這蟬翼紗穿着可比我這綢子舒服，真是熱死人！」

眾人拖拖拉拉地走進蘇府大門，走過穿堂，進了上房院。蘇太太從內室走出來，穿一身乳白冰紋縐綢單袍子，漫惜見了，趕緊向她請安：「媽，我特地從家裏帶了糖桂花和蓮子回來，我叫琉璃送到廚房裏去，明兒早我煮桂花蓮子銀耳羹給您吃。」蘇太太被漫惜捧得內心得到充份的滿足，暗暗感嘆，回了趟娘家，過去那個不識大體的任性小媳婦兒竟變了個人。凌漫惜經歷了這一遭，倒是懂了更多的人事，她少了以前的那些紛紜念頭分心，真的一門心思地研習起大戶少奶奶最拿手的「讀心術」來。她把這個宅門裏的每個人都看得透透的。

凌漫惜一回來就聽下人們竊竊私語，說二房的填房銀杏有喜了。銀杏是在漫惜嫁過來一年後歸的二少爺紹康。當時紹康趁着生意之便，結交了不少舞女，整宿地混在外頭不回家。蓮湘有苦難言，想去告狀，又怕給蘇太太埋怨一頓，何況那時她一連生了兩個丫頭，底氣當然不足。有一回紹康喝醉了酒，身上又沒帶錢，叫人家大半夜送回了蘇府來拿錢，這才給蘇太太知道，氣得大罵了他一頓。乾脆就暗地裏吩咐蓮湘，讓她趕緊給紹康找一個妾，把他的心收回來。外面的女人就是品行再端莊，蓮湘也不放心，她就做主把自己的陪嫁丫頭銀杏給了紹康。

這銀杏生的髮如烏雲、膚若凝脂，丹鳳眼、水蛇腰，年輕貌美、段段風騷，綾羅綢緞、金銀珠寶地打扮起來，自是比蓮湘漂亮。再加上這丫頭是一副潑辣性子，眼裏揉不得沙子，就更有了得到二少爺專寵的資本。多虧蓮湘當時多了一個心眼兒，沒有一開始就讓紹康納妾，所以銀杏名義上還是個丫頭，稱不上「姨奶奶」。好在銀杏縱使潑辣，也沒有膽子撼動蓮湘正室的地位，充其量就是使出各

種手段，讓紹康大部份時間都在她的房裏過夜。可就算這樣，蓮湘也時時憋着一口氣，傷透了腦筋。

紹安被蘇太太留在了房裏說話，漫惜一個人回了三房院兒，只覺得百無聊賴，見微微有些出汗，脂粉膩在臉上不舒服，於是隨手點了個粗使丫頭，叫她打了水來洗臉。

小丫頭端了黃銅臉盆過來，放在金漆臉盆架上，手裏拿着皂莢和乾手巾伺候漫惜洗臉。漫惜吩咐道：「你把東西放在這兒就出去罷，把琉璃叫來。」漫惜掬了一捧水潑在臉上，也不擦，就把手撐在盆沿兒上，心裏仍舊轉着二房的事兒。

吳蓮湘當初做主把銀杏給了二少爺，這何嘗不是一種愚蠢？因為她沒有理由不清楚銀杏是個甚麼樣的人，她早就該考慮到銀杏會給她帶來多少麻煩。但是琉璃不一樣，漫惜拿不準琉璃到底有多老實，或者說她可能有多精明。潑辣的丫頭，不過有些匹夫之勇，而精明的丫頭，才是最難駕馭的人精，一旦撒出去，就難說能不能再收回來。漫惜有些慶幸，當時沒有貿然地把琉璃許給紹安做妾，但現在，她還是要時時籠絡着琉璃，她不得不防着有一天，若是她們都成了受人擺佈的棋子，就為時已晚了。所以漫惜只有趁着自己還是棋手時，就好好地掌握琉璃。宅門裏的奶奶們都是敏銳的政治動物，誰也沒有她們的腦瓜快。她們足不出戶，用來鑽研人心的工夫自然比侃侃而談的政客們多得多。

漫惜臉上的水一滴一滴地滴進臉盆裏，平靜的水面蕩漾開一圈圈的波紋，脂粉浮在水面上，厚厚地停在那裏不動，漸漸化了開來。這水波盯得久了，就有一種眩暈感，再定睛看時，才發現水裏的人也變了個樣。臉頰圓了一圈，顴骨上一片潮紅，此時已過了八個月。這段時間裏，蘇家發生了幾件大事：銀杏誕下了二少爺紹康的孩子，蘇家終於盼到了一個男孩兒；凌漫惜在懷孕五個月時，被門檻絆得摔了一跤，流產了；身體一直不好的蘇老爺，在聽聞漫惜流產的消息後，傷感鬱結於心，竟臥病在床至今。

銀杏的孩子是蘇家的長孫，蘇太太給這位孫少爺取名駕麒。孩子一生，銀杏的地位自然提高了，現在已是正經的姨奶奶了。而蓮

湘，自然又妒又恨，卻不敢聲張。為了免得和銀杏天天撞面，只得一會兒上蘇太太屋裏陪她聊天，一會兒去三房探望漫惜。

凌漫惜自從流產以後就鮮有出門，大夫說她氣血兩虧，需要靜養，一兩年間都不再適宜懷孕。這日，紹安放假在家，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雜誌，漫惜坐在邊上的沙發椅裏做針線活。她懷孕的時候一直在繡一幅小孩兒的肚兜，肚兜上的圖案是麒麟。自從紹康的兒子起名「麒兒」後，她知道，她的兒子一定會起名叫「麟兒」。

本來，孩子沒了以後，漫惜就把針線擱下了，但不知怎麼的，今日卻又拿出來接着繡了起來。她已經把麒麟的頭身都繡好了，就差了眼睛。她遞過去給紹安瞧：「你看，好不好看？這是金玉緞的，多好的料子！」紹安就着她手看了眼：「做得挺快呵。怎麼還沒有眼睛？」漫惜拿回繡花繡子，道：「別人繡花都是挨着繡，繡完犄角繡腦袋，繡完腦袋繡眼睛，然後才是身子、尾巴。我知道畫畫兒裏講『畫龍點睛』，這繡花兒也是，整個兒麒麟，就眼睛不好繡，弄不好，就成了個死麒麟。」這話本是無意說的，但是話一出口，不單聽者，連說者自己都心頭一痛。漫惜怔怔地看着這隻只差眼睛的麒麟，看了一會兒，拋下繡花繡子，一言不發地進了臥室。

紹安也怔在原地。自從漫惜流了產，家裏彷彿出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：無論主子僕人，誰也不許提三少奶奶流產的事兒——彷彿漫惜從來就沒懷過孕。然而今天，漫惜的一句無心之言，卻將長久以來的默契和寧靜擊得粉碎。不過，也許蘇府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寧靜。

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漫惜剛剛流產的時候，她躺在床上，臉色蒼白，看上去很是虛弱。紹安見慣了她臃腫的樣子，見慣了她在被子下高高隆起的肚子，然而她現在的樣子好像看不到被子下的身子，完全單薄地陷進了床裏。「毫無生氣，彷彿沒了半條命。」紹安突然冒出了這個感覺，把自己也嚇了一跳。漫惜懷胎的時候，紹安看着她一日大過一日的肚子，並不覺得和自己有甚麼關聯，甚至不覺得裏面是一條生命，然而幾個時辰之前，當大夫出來宣佈噩耗的時候，紹安才忽然覺得有甚麼東西失去了，他和漫惜之前唯一的關聯

似乎也斷掉了。

自從漫惜流產，為了不打擾她靜養，紹安就住進了三房的一間空置的房間。當晚，紹安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就是睡不着，他覺得自己一直能聽見漫惜流產那天撕心裂肺的哭聲，以及今天漫惜說完那句不該說的話以後，壓抑的喘息聲。紹安知道，漫惜懷孕的這幾個月來一直在努力地拉近他們之間的距離。紹安習慣的凌漫惜一直是冷漠的、怯懦的、甚至是虛偽的，但他在這幾個月裏看到的是一個主動的、委曲求全的、低聲下氣的凌漫惜。她試着和他像普通夫妻一樣居家過日子，而且他看得出來，漫惜也希望他能這樣。但紹安感到的是極其的不適應，由於不適應而產生了抵抗力。儘管他並不是存心地抗拒漫惜的示弱和溫存，但他知道，他的舉動不能不說是對漫惜緩慢的考驗和折磨。今天，當他回憶起漫惜從未發出過的聲音，尖厲刺耳，在他聽來，就是對他的痛斥和控訴——蘇紹安杯弓蛇影起來。

紹安躺不下去了，起身拽了件椒藍點子的緞背縐舊袍子披上，想去客廳裏找支煙抽。紹安平時基本上不抽煙，因此煙從來不擺進臥室，一直在客廳的玻璃櫃裏擱着。紹安才進客廳，就看見一個黑影縮在沙發裏，彎着身子，一動不動。紹安起先嚇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卻是漫惜。

紹安見漫惜不動，就悄悄地走過去，走近了才發現，漫惜手裏竟拿着早上沒有繡完的那幅麒麟肚兜在發呆。紹安心頭一滯，還是走了上去，坐在她跟前，把繡花繡子從她手裏拿了過來。漫惜抬頭，見是紹安來了，強擠出笑容道：「這麼晚了，怎麼還不去睡？」聲音是嘶啞的。紹安掩飾道：「起來倒杯水……夜裏天涼，你還坐在這兒幹甚麼？」漫惜答非所問，只是看着未繡完的麒麟出神：「這麒麟還沒有繡完，還差了眼睛，眼睛若是繡不好，就……」紹安一聽，不禁打了個冷戰。在黑漆漆的客廳裏，彷彿真有不知名的鬼魅環繞。漫惜頓了一下，低下頭去，續道：「還是要繡完的，等繡好了，就給二嫂……」話未說完，聲音已開始顫抖，紹安看到漫惜眼睛裏掉出眼淚來，滴在玻璃藍的睡袍上，洩出了墨水藍的跡子。紹

安兒漫惜這般，心下不覺淒涼，不由得輕輕握了她手，安慰道：「事情已然過了這麼久，怪我早前不該問你這麒麟的事兒，別傷心了。」漫惜緩緩地搖了搖頭，抽出手來，又拿過繡花繡子細看，輕輕地撫摸着麒麟的耳朵、甲片，道：「麟兒，蘇駕麟，多好的名兒啊。」漫惜忽然撇下麒麟肚兜，猛地抓住紹安的胳膊，神經質地低喊着：「紹安，麟兒，是我們的孩子啊！你看，我已經把他造好了，頭啊、身子啊、胳膊啊，都齊全了，可就差眼睛，就差眼睛！」

紹安被漫惜眼睛裏發出來的光唬住了，見她兩眼發直，反手抓着她的胳膊搖晃着：「漫惜，你在說甚麼？你犯糊塗了！」漫惜滾出了大顆大顆的眼淚，道：「差一點兒，真的就差一點兒了！我不是怕爸媽的責罵，也不是怕二嫂的白眼，我是心疼我自己的孩子。」漫惜再次捉住紹安的胳膊，長指甲摳進紹安的肉裏，瞪大了眼睛向他低吼：「告訴你，這是我第一次對自己的生活有了希望！我執意從娘家回來，就是已經決定了，要踏踏實實地呆在你蘇家，做我的本份。我知道這個孩子是太太和老爺的命根子，是我在蘇家的地位、名份，是我在蘇家平平穩穩過一輩子的全部資本，原先我以為，他對我的意義僅此而已，可是越該他出世了，我越發覺他是我身邊唯一有人氣兒的東西。紹安，你知道麼，這個屋子，這個大宅子太沒有人氣兒了！人人都在說話，可人人都不是說給我聽的，他們說給這桌兒、這地、這茶几……」漫惜的眼睛跟着掃過這些對象，眼裏的淚水「撲撲撲」地滴下來。紹安不敢凝視漫惜，她像是要笑，可臉上的表情又是苦得要哭，她的眼淚不停地淌下來，甚至濺到了紹安手上。紹安給她抓着，一動不動，聽着她如瘋似癲地述說。「紹安，這些都是肉，是會說話，會走道兒的肉！可他不是——」她抓起繡花繡子直戳到紹安眼前，「這是個人，小人兒，只有他，會跟我說話，我的話，也只有他聽了……」

她歇了話，盯着麒麟空白的臉部瞧，突然又迸發出一聲哭泣：「可是，他死了、他死了！」漫惜捧着繡花繡子，一遞一聲抽泣着，紹安悲憫地看着她，看着他自己的妻子由着兒子的死，述說着她的掙扎和委屈。此時的漫惜蒼白得好像一張紙，而她的指甲是染了鳳

仙花的通紅，好像浸進紙裏的血，滲進紙裏的胭脂淚。紹安心中惻然，他伸出手去，攬過漫惜的頭頸，讓她抵在了自己的肩窩裏。漫惜抽動着肩膀，悶着聲音嚎啕着，紹安感覺脖子裏窩着漫惜的眼淚，熱辣辣地刺人。

客廳裏這樣一番大動靜，早就驚動了下人們。琉璃領着一個婆子趕過來，見是這番情景，又連忙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第二日，蘇府又恢復了往常的平靜。漫惜和紹安恍似昨日甚麼都沒發生過一般，該吃早飯吃早飯，該上班的上班，漫惜則在客廳的沙發裏百無聊賴地翻着報紙。自從蘇先生重病，蘇太太就不讓小輩們天天來請安了，早飯也自然是各個房頭自己開伙了。漫惜跳過了新聞，正翻着百貨公司最新的貨品廣告，忽聽琉璃道：「少奶奶，太太來了。」漫惜一抬頭，果見芍藥給蘇太太打着門簾子扶她進來。漫惜趕緊站起來招呼：「媽，這邊坐。有甚麼事兒叫丫頭們喊我過去就得，您看您還親自過來。琉璃，沏茶！拿點心！」蘇太太在沙發上坐下，向漫惜道：「得了得了，別忙活了。琉璃，沏一壺茶到臥室來，我和你少奶奶有話說。」漫惜一聽，知道此事關係不小，於是趕緊帶着蘇太太往臥室走。

二人坐在窗下的圈椅中，漫惜倒了一盅茶，給蘇太太遞了過去。蘇太太接過，揭開蓋碗兒，只象徵性地抿了一口，便放回去開口道：「漫惜，你看琉璃這丫頭如何，能靠得住麼？」漫惜見蘇太太一副推心置腹的樣子，心下便確定要給紹安納妾無疑，連忙說道：「這丫頭又勤快又老實，會辦事兒，我還是挺倚仗她的，平日裏也能給我出個主意就個伴兒的。」

漫惜尋思自己的回答應是正合婆婆的心意，然而蘇太太正色道：「話可不要這樣說，琉璃畢竟是個丫頭，甚麼仰仗不仰仗的，可別無端端地失了自己的身份。」漫惜一驚，連忙俯首道：「媽說的是。」心裏卻犯了疑，不知蘇太太葫蘆裏賣的甚麼藥。蘇太太又端起蓋碗喝了口茶，這才道：「不過你說這丫頭勤快老實，我倒是也放心了。我想，過幾日簡單地辦個儀式，把她給你爹，做個填房。」

蘇太太話音一落，漫惜不覺愣住了，直呆呆地瞪着蘇太太的眼

睛，但好在她的儀態還在，及時提醒自己收斂心神，也端起茶，喝了一口，心頭卻轉過了千百個念頭。蘇太太這個主意可是始料未及的，她居然會想到把琉璃嫁給蘇先生！蘇先生多年沒有納妾，一是心思全在事業不在女色，二是迫於蘇太太無形的壓力。蘇太太是大戶人家出來的養尊處優的大小姐，怎能允許丈夫納妾寵小呢。然而現在，蘇太太在蘇先生這個年紀和臥病在床的時候替他納妾，就算是為了沖喜，也是十分的荒唐。漫惜捉摸不透。

蘇太太見漫惜不語，接着道：「唉，不是我迷信，我也信新東西呀，我也信洋大夫呀，可是不管用呀！我也算是病急亂投醫了。我心想，也別上外頭找人，靠不住，還不如找一個忠心的，咱們也放心。你爹現在這個情況，能有個床頭枕邊照顧他的人，我也省一份兒心力了。咱府裏的幾個大丫頭，有嫁出去的，有破了身的，我想來想去，惟有你三房的琉璃了，我尋思着你應該也沒來得及和紹安說納她的事兒，正好兒就過來了。」漫惜趕緊介面道：「媽說的是，爹正需要懂事兒又有精力的人來照料，琉璃合適。」蘇太太看了漫惜一眼，只是長嘆道：「那你就告訴了她罷。過幾日便是黃道吉日，咱自個兒家不聲不響地弄一場就完事兒了。唉，只盼這『沖喜』真能把『喜』給沖來嘍！」

漫惜唯唯地答應着，再寒暄了兩句，便送走了她。

漫惜聽了蘇太太的話，來不及琢磨，又怕自己耽擱半晌，會不知從何說起，乾脆當即喊來琉璃，照着蘇太太的話說了一遍給她。琉璃一直垂首聽着，兩手抓着衣襪，一言不發。這樣一來，漫惜反倒不敢瞧她的眼睛了。

琉璃出奇淡然的反應令漫惜吃了一驚，她默默地答應着，不喜不怒，不卑不亢，好似一個看破紅塵的老尼。要知道，這種填房，是沒有人願意當的。現在的蘇先生，不能說不能做，琉璃就是在蘇太太的掌控下過後半生了。萬一哪天老頭子歿了，琉璃往後的歲月也就埋在這個深宅大院裏了，而她一直是一個卑微的填房，沒有男人沒有兒子，往後的日子不知怎樣受氣呢。

漫惜思至此，不覺替琉璃不值起來。女人就是這樣，當她和另

一個女人的利害關係是圍繞着自己的男人時，她就會變得處心積慮、格外刻薄，她這樣做也許並不是基於對自己男人的感情，而是維護自己的尊嚴，滿足自己的佔有慾；然而當這個利害關係的焦點轉變時，她又會泛起滿腔的柔情，開始同情心氾濫了，因為她固執地認為別的女人身上的不幸也影射出了她自己的。

當然，漫惜不會把她的同情心表達給琉璃，她只有在紹安下班回來後，表達給了紹安。紹安自然也是驚訝，然而他隨後的一番話，卻又讓漫惜吃了一驚。只聽他冷笑一聲道：「媽也是在為自己打算呢。若是琉璃給了我，生了蘇家的孫子，哪日爹一旦不好了，有了兒子的房頭兒能不鬧將起來？到那時候，媽一個孤零零的，能有甚麼好處留下呢？她是怕你們做媳婦的鋒芒太過，二房有一個長孫，足夠了。說實在的，我是不願意摻和這些個閒事的，我那二哥也是如此，這蘇家，還不是你們女人的天下！」

紹安短短一席話，倒叫漫惜張口結舌——這是那個大少爺脾氣、對家事不聞不問的蘇紹安麼？紹安瞥見漫惜的樣子，似乎知道了她的所想，道：「在這裏過久了，你叫我如何不染上這脾氣！」

夜深了，紹安去睡了，漫惜還獨坐於客廳。有根帶着幾個下人一路喊過來：「拉閘啦！各房點燈啦！小心火燭！」漫惜擦着一根取燈兒，把煤油燈點上，看着透過斑駁的玻璃罩子打出來的昏黃燈光，怔忡出神。她知道，自己早已陷入了紅塵的紛擾，以前她只覺那是她一人，而今，她覺得她身邊的人都被拉進來了——是她把他們帶了進來，還是他們早就在了，反而捲了她？

接下來的兩日裏，漫惜忙得團團轉。雖說蘇太太交代了不要大辦，但新娘的鳳冠霞帔、新房的花燭燈籠總是少不了的。況且琉璃又是自己房裏出來的丫鬟，作為主人，自然也不能虧待了她，於是漫惜又拿出自己的衣料，把裁縫喊進府裏，給琉璃做了幾套衣裳。

三房的活兒琉璃也不用做了，這兩日她就一直安安靜靜地呆在房裏收拾東西。她已經搬出了下人房，蘇太太做主，讓她先搬進了三房邊上的一間耳房。漫惜心中始終有些放心不下，生怕出了差錯，特地差了一個粗使小丫頭跟過去，名為伺候她。琉璃搞不清她自己

心中是如何想的，長久以來作為一個丫鬟，她已經習慣了去揣摩主子的想法，反而忘卻了自己心裏的念頭。她和漫惜一樣，本來以為她會嫁給三少爺做填房，卻沒想到一下子嫁給了老爺，不論如何，這是她始料未及的。可是細一想，這又有甚麼分別呢。她終究是一個填房，一個被將被稱為「姑娘」的丫鬟罷了，她所要做的，還不是根據主子的眼色行事。

跟了漫惜這麼久，琉璃也早已染上了她的脾氣。這個時刻，她總覺得，還不到她能哭的時刻。

就這樣想着，忽聽小丫頭來報：「姑娘，三少爺來了。」琉璃一呆，她絕想不到紹安會來，她想，就算有人來，也應當是漫惜。但她還是馬上立起身來，走出臥房，看見紹安坐在屋裏的小炕桌上。「三少爺來了。」琉璃迎上去，給紹安倒了一杯茶。這些個禮節早就成為了習慣，是怎樣也改不掉的。

紹安道：「你也坐罷。馬上要嫁給我父親，你是怎樣也不能再伺候人了。」琉璃淺淺一笑，把茶壺放在桌上，坐了下來。「三少爺特意過來，可是有甚麼事情要交代麼？還是少奶奶有甚麼事情吩咐？」紹安忙道：「自然沒有，只是我突然想過來。」琉璃並不答話，她本就不該和主子多言語，況且她也不知如何應答。紹安靜默一會兒，突然衝口而出：「你何時能替你自己說句話！你何時能想想你自己！」紹安一本正經，彷彿還帶了幾分怨懟，幾分恨鐵不成鋼。這時候紹安那孩子的脾氣暴露無疑。他在報社工作，接受的是新的資訊、新的事物，然而他回到家，永遠是沉悶的老一套。他沉不住氣、他覺得厭煩。他並不是那些報紙上的「革命人士」——他沒有那份氣魄，他也並不是打心眼兒裏敬佩那些新女性——他沒有那份耐心。然而他卻願意如同追逐時髦一般，讓他的生活裏也出現一點兒不一樣的氣息——他懶得很，於是他寄希望於他身邊的女人，淩漫惜讓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，即使他對她曾有幾分憐惜，如今也成了徹底的憐憫。於是他只好注目於琉璃。他如一個孩子一樣自以為是，他覺得琉璃是那麼機靈通透，她必定不願成為一個低三下四、由人擺佈的填房，他少年時代殘存的那點叛逆和熱血隱隱作怪，他甚至

希望琉璃做出一些驚天地的事情，就如同那些新小說裏寫的那樣。他看那些小說打發時間，然而他盼望的這些事情不也是聊以自娛麼？

琉璃出嫁的前一夜，漫惜早早地就熄燈就寢了，不知為甚麼，她覺得這晚格外漫長，寂靜的長夜中，漫惜感覺黑暗包圍了她，她明白，這個宅門裏以後再也沒有事情能讓她悲哀了——反正她在乎的、驕傲的，都失去了。她守着黑夜，靜靜地聆聽自鳴鐘滴答作響的秒針，彷彿數着她的生命。北平的黑夜，實在不應該這樣長。

次日，琉璃穿着蘇太太當年的鳳冠霞帔，從三房院被送進了上房院，成了蘇先生的填房。

這次，蘇太太讓漫惜帶着琉璃繞整個蘇府一圈，最後回到正上房院。沒有敲鑼打鼓，沒有拜堂儀式，唯一一點兒不一樣的，就是從三房到正房的沿路鋪上了紅毯子，正房的窗櫺子用紅紙鈹的囍字貼了一溜兒。

一路上，下人們給琉璃和漫惜打着燈籠開路。為了喜慶，燈籠蒙着紅紙，但光透不過紅色的紙，反倒越發地昏暗了。琉璃的身子在紅色吉服裏簌簌的摩擦着，許是那吉服太大了一點，看她肩膀上的流蘇都快垂到腰間了。漫惜陪着她走了一路，這回可是她扶着琉璃了。但是她摸不着她的手，看着她的臉，好像拉着的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一個紅豔豔的布人兒。

不過漫惜拉着她的手，她還是驕傲地覺得自己是一個領導人、一個操縱者——她還是一個主子。這樣還不夠麼？在她的世界裏，她由別人的命運看到了自己的存在。這樣的存在感給了她滿足感。漫惜已經習慣了從別人處得到她需要的東西，她也習慣了不去理會別人到底是真情還是假意。

她不禁側眼看了一眼琉璃。硬匝匝的輪廓，彷彿是被刻進這夜色和燈光裏的。她打了一個激靈，下意識地觸了一下她自己——我，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麼？——咳，管他呢，反正誰也看不到誰，那麼又何須管自己是誰，又何須在意給別人看到的是誰呢？

她忽而覺得自己高貴，忽而又覺得自己卑微。哪知道每個人的

高貴都是由卑微而生的呢。

這一路，沒人說話。下人們不敢說話，新娘子不讓說話，主子不想說話。

一行人慢慢地經過大門的影壁、穿過月亮門、前院的倒座房、垂花門、經過三房，進了上房院。眼見那正房的燈亮着，蓮湘站在門口迎着，手裏的燈火有些暗，蓮湘的模樣兒有些看不清，就見是紅紅的旗袍，也分不出甚麼料子甚麼樣式來。遙遙地觀望着，蘇太太端坐堂內，邊上站着臘梅、芍藥、薔薇和芭蕉四個丫鬟，照樣是看不清模樣，靜靜地沒人說話。她們一動不動地，漫惜懷疑那眼前的簡直是一幅畫兒。她慶幸的是，他們等的不是她。蓮湘在門口，扶住琉璃的另一邊。她的臉龐閃着蠟樣的光，玻璃球一樣圓而冷的眼珠掃了漫惜和新娘子一眼，隨即低下。漫惜心裏問，她呢？是我？還是琉璃？或者跟我們本身是一樣的。她不及細想，輕輕助琉璃抬腳跨過了門檻。當她二人把琉璃送進門，就在門邊上止了步。

凌漫惜看着琉璃一言不發地走向紅塵中自己的歸宿，她惟有緘默無言了。